

54. 西泠四家印譜附存四家 十二冊

別名	西泠八家印譜
作者	丁丙輯
成譜年	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
全/半框尺寸	粗線藍刷，全框，橫 11.1 公分，豎 17.3 公分
每頁鈐印數	一至六方不等
邊款位置	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
總錄印數	373 方

扉葉署檢內容

高學治「西泠四家印譜附存四家，仁和高學治署檢」
丁丙（松生）編輯西泠八家刻印而成此譜。首三冊為丁敬專集，另名《龍泓山人印譜》。四、五、六冊分別為蔣仁、奚岡、黃小松專集，分別名為《吉羅居士印譜》、《蒙泉外史印譜》、《秋影盦主印譜》。冊七至九為趙之琛專集，另名《次閑印譜》。十、十一、十二冊分別為錢松、陳豫鍾、陳曼生專集，分別名為《耐青印譜》、《秋堂印譜》、《曼生印譜》。

藏輯

丁丙（嘉魚），1832年-1899年。浙江錢塘（今杭州）人，一作江蘇江都（揚州）。字嘉魚，別字松生，號修奇、修甫、脩甫，別署青門居士，晚號松存，齋名為八千卷樓、當歸草堂、師讓庵、百石齋、八萬卷齋、善本書室、嘉惠堂、小八千卷樓、後八千卷樓。丁仁之叔祖。家多藏書，著述頗富，工畫，精寫人物、走獸、山水、仕女、花卉。事親以孝聞。親歿，自寫風木盦圖，以志哀思。女鑫，字慕冰，工繪蝴蝶。著有《讀禮私記》、《禮經集解》、《松夢寮詩集》、《九思居經說》、《說文部目詳考》、《說文篆韻譜集注》、《廿四史刻本同異考》、《武林金石志》、《宜堂小記》、《武林坊巷志》、《當歸草堂漢銅印存》、《百石齋西泠八家印選》、《師讓庵漢銅印存》等存世。

《西泠四家印譜附存四家》 另名《西泠八家印譜》

十二冊，分卷。丁丙（松生）編輯西泠八家刻印而成《西泠四家印譜附存四家》此譜。此譜另名《西泠八家印譜》。是譜板框粗線藍刷，全框橫十一點一，豎十七點三公分。扉葉有高學治署「西泠四家印譜附存四家，仁和高學治署檢」署檢一則，繼有丁丙誌一則，首三冊為丁敬專集，另名《龍泓山人印譜》，附張維嘉署「龍泓山人印譜，光緒乙酉仲夏之月，武林張維嘉題」題耑，另龍泓山人傳一則。四、五、六冊分別為蔣仁、奚岡、黃小松專集，分別名為《吉羅居士印譜》、《蒙泉外史印譜》、《秋影齋主印譜》；《吉羅居士印譜》附徐惟琨署「吉羅居士印譜，光緒乙卯中夏，平湖徐惟琨題」題耑，另吉羅居士傳一則；《蒙泉外史印譜》附「蒙泉外史印譜，光緒乙酉夏五月，秀水沈景修署檢」題耑，另蒙泉外史傳一則；《秋影齋主印譜》附陶濬宣署「秋景齋主印譜，光緒乙酉夏五，會稽陶濬宣署贖」題耑，另秋景齋主傳一則。冊七至九為趙之琛專集，另名《次閑印譜》，附姚孟起署「次閑印譜，光緒十一年乙酉三月下澣，吉吳姚孟起書」題耑，另次閑傳一則；十、十一、十二冊分別為錢松、陳豫鍾、陳曼生專集，分別名為《耐青印譜》、《秋堂印譜》、《曼生印譜》；《耐青印譜》附吳受福署「耐青印譜，光緒十有八年九月，嘉興吳受福題」，另耐青傳一則；《秋堂印譜》附「秋堂印譜，光緒乙卯仲夏之月，高保康署」題耑，另秋堂傳一則；《曼生印譜》附吳恒署「曼生印譜，光緒乙酉仲夏，吳恒題」題耑，另曼生傳一則，書口字樣分別有：「龍泓山人印譜」、「吉羅居士印譜」、「蒙泉外史印譜」、「秋影齋主印譜」、「次閑印譜」、「耐青印譜」、「秋堂印譜」、「曼生印譜」，下端皆署「百石齋」字樣。冊一計三十二葉，八葉題耑、序、小傳等，二十四葉鈐印，每葉鈐印一至六方不等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二十九方；冊二計二十六葉，二十六葉鈐印，每葉鈐印一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二十六方；冊三計二十六葉，二十六葉鈐印，每葉鈐印一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二十六方；冊四計十九葉，三葉題耑、小傳等，十六葉錄印，每葉鈐印一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十三方；冊五計二十八葉，四葉題耑、小傳等，二十四葉鈐印，每葉鈐印一至二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二十五方；冊六計三十八葉，四葉題耑、小傳等，三十四葉鈐印，每葉鈐印一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三十三方；冊七計三十八葉，二葉題耑、小傳等，三十六葉鈐印，每葉鈐印一至二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三十七方；冊八計三十七葉，三十七葉鈐印，每葉鈐印一至二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三十九方；冊九計三十六葉，三十六葉鈐印，每葉鈐印一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三十六方；冊十，計二十八葉，六葉題耑、小傳等，二十二葉鈐印，每葉鈐印一至二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二十四方；冊十一計三十八葉，三葉題耑、小傳等，三十五葉鈐印，葉鈐印一至四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四十方；冊十二計四十八葉，四葉題耑、小傳等，四十四葉鈐印，每葉鈐印一至二方，附印章及邊款釋文於裏葉，錄印四十五方，全譜總錄印三百七十三方。成譜於同治六年（1867）。

附註：

此譜西泠印社於一九六四、一九七九年各有輯選本一冊。

又，此譜另見有八冊本，常盤甕丁舊藏。

丁丙〈《西泠四家印譜》敘〉全文內容

西泠印人夙推硯林、吉羅、鶴渚、秋庵，海內珍重，片石珙璧。曩時王安伯、謝卜堂、何夙明諸君各挾數十百方，奇秘牢護不輕出視，余僅從毛西堂所拓印譜窺見一二。辛酉安伯、西堂同殉難，葛堂丈庚申先逝，迨難作黃丈上水適陷其家，見金石圖籍悉遭拋裂，猶懷數印出至滬上，越十日化去，遺屬諸孤貽余三石，返二受一，即今所拓冬心先生印是也。上元甲子，漸江鏡清重還舊廬，蒐討文獻，旁及印石，黔垣赭地之冥尋，湮河斷井之開淘，閒出良朋之助，或購骨董之手，囊抵四家，網羅百印，要皆王謝堂前故物也，當時與西堂同印癖者尚有魏稼孫，稼孫走閩中，印拓獨無恙去，歲客寒家，摩挲朱墨，鑒別為多，惟其舊拓不下五六百石，以餘所獲僅什之二，則其散亡於劫灰者重可惜矣，餘非敢侈富藏，特四先生者吾杭文獻之所關心，印石交亦私淑之一端，或可藉是以窺輯瑞典瑞之學耳。同治丁卯上巳日，錢唐丁丙誌。

丁丙〈《西泠四家印譜》泓龍山人傳〉全文內容

丁敬字敬身，一字硯林，號鈍丁，自稱孤雲石叟、龍泓山人、勝怠老人。錢塘布衣。著有《硯林集》、《武林金石志》。

敬身少不習舉子業，年甫冠始折節讀書，為詩造語奇崛，好金石文字，窮巖絕壁手自摹搨，證以志傳，著《武林金石錄》。分隸皆入古，而於篆尤篤，善摹印。然非性命之契，不能得一字。鄭澐《杭州府志》

君家在候潮門外，鄰保皆野人也，釀麴蘖自給，身廁傭販，未嘗自異。秦漢銅器、宋元名跡，入手即辨。性耽羣，籍家貧，不能出重貲購買。門攤市集，眼光所注無留良焉，詩學其所專長。布衣金農，相距一雞飛之舍，與之齊名，美辭秀異，敬或不及鋪陳，終始豪放不可羈縻，農不能逮也。寒人張沅，字畏廬，號漁邱老，栖荒江之上，兀傲自負，敬與酬和，疊險韻至無算，而氣不竭。故譚蓺者，以城南為詩國，閒房冷剝，青林丹嶂之區，足迹無不到，題詠無不及也。鄰人不戒，災及其廬，所收蓄頃刻皆盡，而樓亦燼焉。不自聊與人，羣處輒隙，末意所不可，輒嫚罵累日，夕不肯休。余與梁翰編啟心每嘲弄之，以深契，故得不怒。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，媚制府皆欲得其一二，方通意旨，而惡聲殷牆屋，驚而逸去。江苑卿春慕其詩，將之武林，以幣贄謝，勿與通，春亦畏其鋒，瑟縮不敢進。晚買宅于張紗，弄將遷矣，而以母柩先佳，親串有以不吉告者，勿為動，曰：「吾母不及見也」，未幾竟死此宅。杭世駿《道古堂集》

隱君起闌闔中，而矢志嚮學，於書無不窺，嗜古耽奇，性狷介，不妄取。與人以是高之詩，古文筆力超雋，迥出輩流，兼有皮、陸之博奧，不襲郊、島之寒瘦，倍可流傳不朽矣。以其餘緒，留意鐵書，古拗隋折，直追秦漢，于主臣、嘯民外，別樹一幟。兩浙久沿林鶴田派，鈍丁力挽頽風，印證續焰，實有功也。跡其長揖果毅訥公之堂，力卻苑卿江穎長之幣，堅辭制府方問亭之徵，高風卓然，如野鶴

山麋，不可羈勒。汪啟淑《印人傳》

龍泓先生，嘗應丙辰鴻博之舉，生平刻苦作詩，博學好古，書工大小篆，筆如屈鐵，精刻印章，人得其一寶如球琳，嗜金石文，愛之等于性命。朱文藻《碧谿詩話》

敬身畫梅，得古趣。邃于金石，摹印古質，上追秦漢。彭蘊燦《畫史彙傳》
敬身好聚書，苦乏貲力，每詣鬻雜書，所一見便諳其好，自損衣物換之而歸。尤嗜金石，文荒邱絕崖，每攀其峭陔，探其幽阻，得見前人妙蹟，終日勿忍去。通八體，善摹印章，方不逾寸，亦能得蟲鳥意。家有小樓三間，銅石盈案几上，部帙無次，率多異本。貴人求其刻印，輒吝不肯予，若有強者即便大罵，或故怒之以為嘲戲焉。錢林《文獻徵存錄》

丁丙〈《西泠四家印譜》吉羅居士傳〉全文內容

蔣仁，本名泰，字階平，後得古銅印文曰：「蔣仁」，遂更今名，號山堂，別號吉羅居士、女牀山民、仁和布衣。

山堂居艮山門外二里徐家橋，破屋數椽，不蔽風雨，面目孤冷，罕與世接。工篆刻，而行楷書尤佳，絕不趨俗媚。彭進士紹升推為當代第一，郭頻伽慶論書詩，「頻羅早達吉羅窮」一首，亦大為山堂吐氣也。阿林保兩牕官運使時，延之入署，偶為書蘇詩，有「白髮蒼顏五十三」句，遂以病辭歸。歿時，年適符其數。後無子，詩亦散佚。吳顥《杭郡詩輯》

山堂工書，入米南宮之室，毫端墨飽，作一筆書。六法亦古雅，長洲彭紹升見其篆刻，許為當代第一手，詩灑然拔俗，性頗幽潔，常寓城北之張家寺。《施朝餘武林人物新志》

山堂性孤冷，寡言笑，耽禪悅，其書由米南宮上窺二王，參學孫過庭、顏平原、楊少師諸家，興到時若以墨瀋傾紙，幾難辨字，而見者莫不傾倒。畫擅山水，詩亦清雅拔俗，詠「笛」、「刀」七言古詩，尤膾炙人口。篆刻以鈍丁為宗，而蒼勁中別饒逸致。得意之作直可抗衡，如雪漁之於衡山父子也，顧不輕作，流傳甚罕，今益難得。生平雅不喜近權貴，相傳有某中丞者慕名乞書，堅不應，後其人以賄敗世，於是服其遠識。光緒《杭州府志擬稿》

丁丙〈《西泠四家印譜》蒙泉外史傳〉全文內容

奚岡，初名鋼，字純章，號鐵生，又號蘿龕，別署鶴渚生、蒙泉外史、散木居士，錢塘布衣，著有《冬花盦爐餘稿》。

鐵生曠達耿介，閉門謝客，雖要津投刺乞書，非其人不可得，而見亦不能強也。六法之外，大隸、篆刻，靡不精妙，超然絕俗如其人，汪稼門方伯欲以孝廉方正徵之，不就。阮元《定香亭筆談》

鐵生工繪事，上溯元四大家，下逮董文敏、李檀園、王太常，皆心摹手追，獨得山水神髓，點染花卉，亦生動有致。名重四方，有估舶攜至海外，琉球日本，皆懸金購之。施朝餘《武林人物新志》

鐵生畫山水，以瀟灑自得為宗，間作花卉，妍豔有致。同時石門方蘭士薰，亦以畫名，鮑滌飲廷博一日攜蘭士畫，矜示鐵生，鐵生謂此君豐於貲力，而蓄於天分，

因以空靈簡遠之筆寄。蘭士笑曰，此子天姿果高，惜少學力耳，乃作雄渾沈厚之幅答之。兩人互相譏評，而時人亦莫能定伯仲。生平喜劇飲，酣嬉淋漓，意氣如虎，意有所不合，輒大罵或失聲哭，故人目之為狂。吳振棫《杭郡詩續輯》

君九歲作隸書，及長工行草、篆刻，兼通詩詞，而於畫尤為擅長。少即見賞於杭堇浦、吳西林、方雪瓢諸先生。四十後，名益重，為人豪邁不羈，與人交，披露肝膽，周人之急，傾囊倒篋無所吝，久而相忘，不責償也。豪於飲，往往酣嬉淋漓，酒氣從襟袖間出。同席皆倦，君方左右叫呶不休，或稍避之，則大怒。以是人目為酒狂。君既以友朋為性命，然非其人不與之接。大吏或屏騶從訪之，拒不納。汪公志伊為方伯，時欲以孝廉方正徵，不就。阮撫軍元、秦廉訪瀛爭欲識君之面，多方致之，終不一見。晚年疊遭家難，旬日中喪其同母弟鑾，又喪其三子濂、澧、沖，與女子子而四。無何，家燬於火。遷居後，又遭母喪。既除服，而君於嘉慶八年十月卒，年五十有八。所著《冬花庵燼餘稿》，余為之刪定，而君之友醵金刻之以傳於世。湯禮祥《栖飲草堂集》

先生生數歲即善畫，隨手塗抹，作家見之皆傾倒。稍長，以家貧。得見古人真跡少，乃閱肆，觀裝池家名繪，默誌其邱壑，歸摹之必盡肖，乃止。其後名日著，交日廣，得徧覽邑中收藏家墨妙，心領神會，遂卓然成家。其他八分行押書，及印章無不造極，性坦率，不可繩以禮法，對人能作青白眼，座有俗客，醉後輒白眼睨之，繼以嫚罵，貴游求畫則許，求見則不許，即來亦不往答，其狷介如此，嘗記先生新悼亡府君，招飲值寒，夜夜深月，上移席梅花下，先生醉而泣，府君復作詩調之，遂大哭，其篤於情如此。胡敬《先友記》

丁丙〈《西泠四家印譜》秋景齋主傳〉全文內容

黃易字大易，號小松，又號秋盦。錢唐人。監生，歷官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，著有《小蓬萊閣集》。

小松常佐人於蓮幕，藉藉有聲，善古文詞，又工丹青，得董北苑、關仝正法眼藏。研究六書，刻印專師秦漢，曾問業于丁龍泓徵君，兼工宋元純整緒家，款識亦古雅。汪啟淑《印人傳》

君生而穎異，公事暇輒，究心詩文，長短句宗家學，亦工篆隸，年十三即篆書《雲松巢志》已上石。生平精刻印，得秦漢之遺，又善畫山水，隨意皴染，人爭寶之，好古金石刻，宦轍所到嵩高岱嶽，攀蘿別蘚，無碑不搜，最後於嘉祥得武氏祠堂畫象六十餘石。重修石室藏之積碑既多，因與緒家考訂，以期羽翼經史四方知交，若申鐵蟾兆，定武虛谷億、錢獻之坵、張芑堂燕昌、趙晉齊魏、江秬香鳳彝諸君，交相印證，而李鐵橋東琪，近在任城，過從尤數，其地為水陸交衝，驛使星輶，戶外之履恆滿，如少司寇述庵王公、宮詹辛楣錢公、撫軍秋帆畢公、觀察淵如孫公，及覃谿翁學士、雲臺阮大中丞視學山左時，皆旌節頻臨，檢閱儲藏，講論不倦。所藏唐宋舊搨、漢魏諸碑雙鉤附跋，刊為一集，名《小蓬萊閣金石文字》，又錄所積碑為《小蓬萊閣碑目》藏於家。潘庭筠《稼書堂集》

小松精篆，遠追漢唐閫奧，嗜碑版，逾金玉，凡得前人所未見者，不可勝計，自繪《得碑十二圖》以紀其事。施朝餘《武林人物新志》

小松世其家學，篤嗜金石，與松石同官濟寧時，凡嘉祥、金鄉、魚臺間漢碑悉搜而出之，而武氏祠堂畫象尤多所見，漢石經及范式三公山諸碑，皆雙鉤以行於世。工畫，又工填詞，當代名流多通編紵。吳振棫《杭郡詩續輯》

小松習刑律，有聲幕府。而山水得董巨法，又工於詩。服官之暇，詩筒畫筆，與簿書迭進，不廢風雅。其官濟南時，一花片葉，皆能于質庫易錢，其名重可見矣。性尤嗜金石、六書之學，殘碑斷碣，遊跡所至，蒐訪無遺，嗜古之士，多就正焉。錢竹汀宮詹題其得碑圖云：「平生未有和嶠癖，作吏偏於孟母親。一輛芒屨一雙眼，天將金石付斯人。」可謂司馬實錄。刻印閒雅遒勁，淵源秦漢，鈍丁嘗見其少作，喜曰：「他日繼龍泓而起者，小松也。」後果如其言。何夢華集其所作，次鈍丁後曰：《丁黃印譜》。光緒《杭州府志擬稿》

丁丙〈《西泠四家印譜》次閑傳〉全文內容

趙之琛字次閑，號獻父，錢塘布衣，著有《補羅迦室集》。

次閑畫法甌香館，字亦娟秀，尤工篆刻。鍾駿聲《養自然齋詩話》

布衣出陳秋堂門下，長金石文字，為阮文達所賞，文達刊《積古齋鍾鼎款識》，半出布衣手寫，兼精繪事，樹石草蟲，極生動之致，善鐵筆，足繼丁黃辦香，晚慕禪悅，青豆赤華，輒留翰墨。同時沈玉川瀛，工畫，凡人物、山水、花鳥，亦靡不精妙，其題款往往署布衣名，年六十納篋，生子猶見成立。逮兵燹，流亡不知所終矣。光緒《杭州府志擬稿》

丁丙〈《西泠四家印譜》耐青傳〉全文內容

錢松，原名松如，字叔蓋，號耐青，晚號西郭外史，錢塘人，居吳山鐵厓，因名其居曰鐵廬。

咸豐十年賊圍杭州，叔蓋先期具藥汁，誓死。城陷，叔蓋與家人同仰藥，麾侍者還其室曰：「今日得死所，而男女顛仆一室乎？」語定而死。妻沈氏子縣諸生，范子婦張氏女一同殉。《浙江忠義錄》

叔蓋善鼓琴，精鐵筆，工山水、花竹、篆隸。藏古碑、舊拓，皆有題跋。潘衍桐《兩浙輶軒續錄》

叔蓋武肅王後，祖鏞世所稱伊庵先生者，以畫名。平居狷潔，自好肆力金石書畫之學，尤工摹印，娶於沈，生三子范、式、布。布幼范，字青子，娶於王，再娶於張，入錢塘縣學。式年甫十四，性較靈敏。咸豐十年二月朔，大興范禾招游湖，君率二子來，宛然雙南金也。未幾難作，十九日賊至燒北關，城中皇皇，鐵厓嶺上人煙寥寥，不甚聞。外事君日，往吳山啜茗，夜率子弟隣右鳴金巡城。二十七日辰刻，甫息足，將寢，忽聲如萬雷出地，驚出問云：「城已破，賊自清波門入，急返杜門召家人至，曰事將奈何？」，沈率子婦請先死，女瑞姑已字人矣，浩然曰：「願從吾母」，君目青子曰：「汝亦衣冠中人，宜盡倫」。青子唯唯，式亦請與父，子俱君笑曰：「吾目瞑矣」。青子夫婦拜君前，先仰藥入內，沈跪進藥，遂自飲，徧飲子女各安臥待藥發，頃之式大嘔，藥盡出，不死。鄰人來索金鼓云：「賊退，將巡城，取與之。」閉門以他藥救母，母甦，救女兒，女兒亦甦，共救君不復甦，往視青子夫婦，面變鼻流血，慟哭出。二十八日賊再入城，殺掠近午，有

數賊沿嶺上從隣屋排闥入，沈見事急，急以翦翦女喉，喉斷女死，又翦式，賊已至，捨式自剄其喉，力猛遽絕。賊見纍纍之陳，入搜得式，擄至餘杭，式佯墮橋下得脫。婁家某聞君死，賊退市，二棺以君夫婦納一匱，小夫婦亦納一匱，瑞姑夫家來覓棺不得，以藏畫具納其尸，俱殯於室，不克葬。式歸范禾，使其友華復挾之出，復字無疾，學摹印於君者也。蔣敦復《嘯古堂文集·闔門死難事狀》

叔蓋工書畫，山水，仿江貫道。喜集金石，精篆隸，嘗手摹漢印二千紐，然不輕為人作印。一日趙次閑先生見其印，驚歎曰：「此丁黃後一人，前明文何諸家不及也」。趙刻印負重名於是叔蓋之印，知與不知，共相珍重。其祖東甫先生，善山水，耽禪悅，與奚鐵生及淨慈寺僧主雲交，年近古稀，棄家為僧。叔蓋畫縝密深遠，蓋家學也。叔蓋與余髫齡即相嬉戲，余家梅園與叔蓋相距一雞飛地，朝夕過從，叔蓋好學，漏三下猶聞讀書聲。一日見何義門手校文選，字逾數萬，不一月錄一過，字畫工整不遺一字。每獲漢魏碑拓，必手自臨數十過，收藏不多，皆精妙。《吳恆傳略》

道光丁未春，秀水周存伯招客掃孤山林處士墓，坐中十八人，趙次閑、魏滋伯兩先生為祭酒，叔蓋繪圖，次閑先生署首，客各賦詩，此圖不知今落何許。楊峴《錢君叔蓋逸事》

予詣叔蓋，見歛汪氏《漢銅印叢》六冊，鉛黃凌亂。予曰何至，是叔蓋歎曰，此我師也。我自初學篆刻即逐印摹仿，年復一年，不自覺模仿幾周矣。學篆刻不從印下手，猶讀書不讀十三經、二十二史，君識之後，世倘有子雲，當不河漢斯言。同上

錢先生草莽伏處，激於忠義，不惜損軀，以殉國難。而若子若婦，咸能從容就義，視死如歸。其平日之能齊其家可知，及觀先生藝事，爭慕不能釋手，其摹印尤為高古，直逼漢人。蓋忠義之氣蘊於中，發為翰墨嶽奇歷落，出乎尋常蹊徑之外，非貌似者可同日語。蔣確《未虛室印賞序》

西湖靈芝寺僧蓮衣招錢叔蓋、李節貽、楊見山創解社。習隸古，始蓮花生日，每月逢四必聚，聚蓮衣丈室，各出青蚨二百片，飽啖來其盡一日之歡，於是叔蓋繪圖，蓮衣作詩，見山記之，節貽書於冊，四人者相好無間也，未幾散，淨慈寺僧六舟招重聚，而社友大盛，又數年遭亂。高望曾《解社記》

丁丙〈《西泠四家印譜》秋堂傳〉全文內容

陳豫鐘字浚儀，號秋堂。泉唐廩生。著有《明畫姓氏》，均編《求是齋集》。

秋堂深於小學，篆隸皆得古法，摹印尤精，與曼生齊名。秋堂專宗丁龍泓，兼及秦漢，曼生則專宗秦漢，旁及龍泓，皆不苟作者也。阮元《定香亭筆談》

秋堂精六書，篆法摹李陽冰，亦工為飛白書，夭矯舒卷，深得古致，又以漢人法刻古銅印章，皆極精妙。喜金石文字，螭蠟椎拓，積數百卷，見名畫佳硯，雖重值，必質衣購之。與奚鐵生交最洽，使氣忤俗，狂飲罵座，二人亦極相似。工畫蘭竹，嘗集古今畫人為小傳，阮公元撫浙時，作文廟樂器、鑄鐘，將為銘，命秋堂摹古文，以勒既成，阮元歎賞不置，然招之卒不往。嘉慶十一年卒，年四十五。吳振棫《杭郡詩續輯》

秋堂以鐵筆世家，頗自矜貴，與陳鴻壽齊名，時稱東園二陳。凡商周彝、鼎、盤、匜、尊、壘、卣、學、盃、敦、琀、戈、劍、弩諸款識，莫不神與古會，故其書蒼雅圓勁，時而作飛白書，有若孤松夭矯，浮雲卷舒，人比之蕭子雲、呂與叔云。施朝餘《武林人物新志》

秋堂書法工整，尤精篆刻，趙次閑之琛，深得其秘。與黃小松、陳曼生、奚鐵生齊名，時稱浙派，畫蘭竹秀逸有致，嘗集古今畫人為傳。蔣寶齡《墨林今話》

丁丙〈《西泠四家印譜》曼生傳〉全文內容

陳鴻壽，字子恭，號曼生，錢塘人，嘉慶辛酉拔貢，歷官南河海防同知，著有《種榆仙館集》、《桑連理館集》。

曼生愛交遊，自其貧時，四方知名之士皆願踵門納交。仕宦後，士益爭往歸之，生平於學多通解，自以為無過人者。遂恥自名於篆、隸、行、草書，懸然有天得，世爭寶奔之。為詩不事，苦吟自然朗暢，阮相國撫浙時，方籌海，曼生隨相國輕車往返，走檄飛章，百函立就。暇與諸名士刻燭賦詩，才麗氣壯不可及也。令溧陽時，仿龔時兩家法撰為銘詞，書而鑱之，一時有曼壺之稱。其風趣不減前明陳三猷子也。吳振棫《杭郡詩續緝》

曼生權贛榆縣事，捕鹽梟，築橋梁，清積牘至數百案。旋補溧陽縣知縣，至即創興文學，延名士修邑志，發帑振饑，首先勸捐，紳士咸踴躍，一時辦振之善，無如溧者。溧邑向無育嬰堂，曼生捐俸始以報，最升揚州江防同知，在制河節署司章奏者有年，調淮安府海防同知，續刊南河成案，凡量委局員，籌畫經費等事，皆具兼人之量焉，道光二年卒。施朝餘《武林人物新志》

曼生初以古學受知於阮雲臺尚書，尚書撫浙時，與從弟雲伯同在幕府，有二陳之稱。生平於詩文、隸古、篆刻外，兼好六法。意興所到，生趣盎然，山水不多，著筆翛然，意遠在姚雲東、程孟陽間，亦工花卉、蘭竹。其言曰，凡詩文、書畫，不必十分到家，而時見天趣，洵通論也。頻伽稱其詩宗尚太白，不屑屑字句而標致自高。云酷嗜摩挲、碑版、行楷，古雅有法度，篆刻得之款識，為多精嚴古宕，人莫能及。宰溧陽時名流膺至，廳事西偏有連理桑一樹，因顏其齋曰「桑連理館」。錢叔美、改七薌、汪小迂合作「桑連理館主客圖」，頻伽為文記之，卒年五十有五。蔣寶齡《墨林今話》

曼生詩文書畫皆以資勝，篆刻追秦漢，浙中人悉宗之。宜興素產砂壺，制作精巧，大炳後傳人特少，鴻壽作宰是邑，公餘之暇，辨別砂質，創製新樣，并自製銘鐫句，人稱為「曼生壺」，俾工人楊大鵬之名，遠近著聞。刻錫亦佳，居恆著述自娛。延謁名宿，寒俊故人樂與之交。彭蘊燦《畫史彙傳》

書籍外觀：線裝 15.40X26.00cm

編著者：丁丙（松生）

編輯者小傳：

丁丙（嘉魚）。1832 | 1899。浙江錢塘（今杭州）人，一作江都（江蘇揚州）。字嘉魚，別字松生，號修奇、修甫、脩甫、青門居士，晚號松存，齋名為八千卷樓、當歸草堂、師讓庵、百石齋、八萬卷齋、善本書室、嘉惠堂、小八千卷樓、後八

千卷樓。丁仁之叔祖。家多藏書，著述頗富，工畫，精寫人物、走獸、山水、仕女、花卉。事親以孝聞。親歿，自寫風木盒圖，以志哀思。女鑫，字慕冰，工繪蝴蝶。著有《讀禮私記》、《禮經集解》、《松夢寮詩集》、《九思居經說》、《說文部目詳考》、《說文篆韻譜集注》、《廿四史刻本同異考》、《武林金石志》、《宜堂小記》、《武林坊巷志》、《當歸草堂漢銅印存》、《百石齋西泠八家印選》、《師讓庵漢銅印存》等存世。

序跋者小傳：

丁丙（嘉魚）。1832 | 1899。浙江錢塘（今杭州）人，一作江都（江蘇揚州）。字嘉魚，別字松生，號修奇、修甫、脩甫、青門居士，晚號松存，齋名為八千卷樓、當歸草堂、師讓庵、百石齋、八萬卷齋、善本書室、嘉惠堂、小八千卷樓、後八千卷樓。丁仁之叔祖。家多藏書，著述頗富，工畫，精寫人物、走獸、山水、仕女、花卉。事親以孝聞。親歿，自寫風木盒圖，以志哀思。女鑫，字慕冰，工繪蝴蝶。著有《讀禮私記》、《禮經集解》、《松夢寮詩集》、《九思居經說》、《說文部目詳考》、《說文篆韻譜集注》、《廿四史刻本同異考》、《武林金石志》、《宜堂小記》、《武林坊巷志》、《當歸草堂漢銅印存》、《百石齋西泠八家印選》、《師讓庵漢銅印存》等存世。